

## 红色记忆

## 解放军桑木关剿匪记

■ 匡兴洪 曾兴亚

在绥阳县旺草镇的联盟村,有一处解放军战斗遗址——桑木关解放军战斗遗址。这里地势险峻,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之势。在桑木关的关口修筑一道石墙,石墙正中开一道1.5米宽的门,门楣为一块1.2米长条石,石上阴刻“正绥锁钥”四个字,另一面刻有“黔属保障”四个字,构成一副对联,即“正绥锁钥”“黔属保障”,可见其战略位置的重要。1950年2月,在这里发生过一次激烈的剿匪战斗。

1950年2月11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六军136团进驻绥阳剿匪。

当时新生的各级人民政府刚刚建立,土匪活动极其猖獗。粮食是新政府立足的根本之一,于是绥阳的土豪劣绅借此机会依仗土匪残余势力公开抗粮。136团党委迅速作出决定,团供给处的所有干部随李茂和贾玉铭全权负责三区(即旺草)的征粮工作。

1950年3月6日,贾玉铭带战士孔祥科、龚兴修到三区的香龙村保长杨勋的家,叫他通知当地群众开会,宣传党的征粮政策,但杨勋却暗地通知土匪来攻打解放军。3月7日,贾玉铭带一个班向大关进发,在大关垭

口与土匪发生了遭遇战。这股土匪人多势众,是“反共救国军黔北游击队”司令雷正恒(小名雷三)的部下洪朝刚、王少雍裹胁的群匪。洪朝刚、王少雍得到了杨勋的消息,妄想凭借占据的险要地形与解放军交战。面对这一敌情,贾玉铭立即指挥一个班的战士迎头痛击土匪。战士们向土匪进行狠狠地打击,迅速冲到右山背面,避开左面的土匪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山顶发起猛攻,山上的土匪向后山仓皇逃窜。土匪被打散后,解放军立即打扫战场,贾玉铭则带三名战士进大关了解村里情况,其余的战士占领制高点,密切监视土匪的一举一动。

过了约半小时,关内传来密集的枪声,土匪又从后山反扑过来,战士们用田埂作掩护,阻击土匪的反扑。在战斗中,龚兴修的腹部被土匪击中但他继续坚持战斗。正在这时,孔祥科见左面山坡约二米处有一土匪在晃动,他在高喊抓土匪的同时迅速跃出水沟,向土匪冲去。当时大家都说危险,叫孔祥科就地卧倒,但他仍勇敢地向前冲去。贾玉铭立即命令战士们集中火力向石门扫射,进而掩护

孔祥科。这时一个意外情况出现了:家住附近的一名放牛娃追赶的两头牛被枪声惊吓,从草坡上冲出在路上疾速奔跑。放牛娃不知道有危险,便立即上路赶牛。当时,那两头奔跑的牛和放牛娃完全处在那群匪徒的射击区内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孔祥科奋不顾身飞奔上路,一把将放牛娃紧紧抱住并迅速往路边躲,不料孔祥科被土匪击中,当场牺牲,但被他紧紧抱住的放牛娃保住了生命。龚兴修因流血过多,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

正在艰苦激战时,接到群众的报告,驻扎在绥阳县的解放军136团3营营长郭笃德带领7连的战士及时赶到,实行两面夹击。匪徒顿时慌了手脚,四处逃窜而去。

这次战斗,贾玉铭带领的一个班的战士与三百多名土匪激战近三小时,打死打伤十多名土匪,活捉两人,并及时在香龙村召开群众大会,抓捕了勾结土匪的杨勋,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,土豪劣绅无不闻风丧胆。从那以后,绥阳县的征粮活动便打开了局面。

曾昭生(1914—1999年),男,中共党员,离休老红军,曾任遵义地区医药公司副经理。

1914年6月,曾昭生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农民家庭,家境贫寒,但他酷爱学习,积极上进,养成吃苦耐劳、勤学苦练的好品德。1925年入读当地小学,1928年7月进入宁都县高小学习,1931年1月考入宁都县省立一中就读。

读书期间,曾昭生接受先进思想,积极追求进步。1932年6月,曾昭生在兴国老家跟随其初中教师(中共地下党员)参加革命,加入红军队伍,任红一军团通讯员。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岁月中,曾昭生跟随队伍,在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、土地革命、建立红色政权的斗争中成长,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。次年,曾昭生被调入军团政治部任宣传员。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长征开始后,曾昭生跟随部队踏上了长征之路。不久,曾昭生奉调红一军团司令部担任警卫员。

1935年1月,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,曾昭生跟随部队转战,在松

坎、土城、猿猴、丙安等地,都留下浴血奋战、站岗放哨的身影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曾昭生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9团1营政治指导员,晋察鲁豫军区一大队政治教导员,二十团政治处主任、副政委、团长,17军训练团副团长等职务,南征北战,出生入死,身负多处枪伤。

1949年,曾昭生跟随刘邓大军南渡长江,参加解放西南的战斗。贵州解放后,曾昭生又随部队参与了织金的剿匪战斗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,曾昭生与在淮海战役时参军的妻子一起,从部队转业到地方,从此留在遵义,先后任遵义地区粮食局办公室主任、遵义地区医药公司副经理等职务,为遵义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。

曾昭生作为一名老红军,在工作中坚持原则,严格要求子女勤奋好学,努力工作;从不居功自傲,乐观向上,对党忠诚,理想信念坚定。离休后,曾昭生仍勤于学习,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,奉献余热。

1999年11月2日,曾昭生因病逝世,享年85岁。

## 曾昭生·一心向党铸忠诚

王大勇

## 人物故事

## 四川大儒赵熙与贵州郑莫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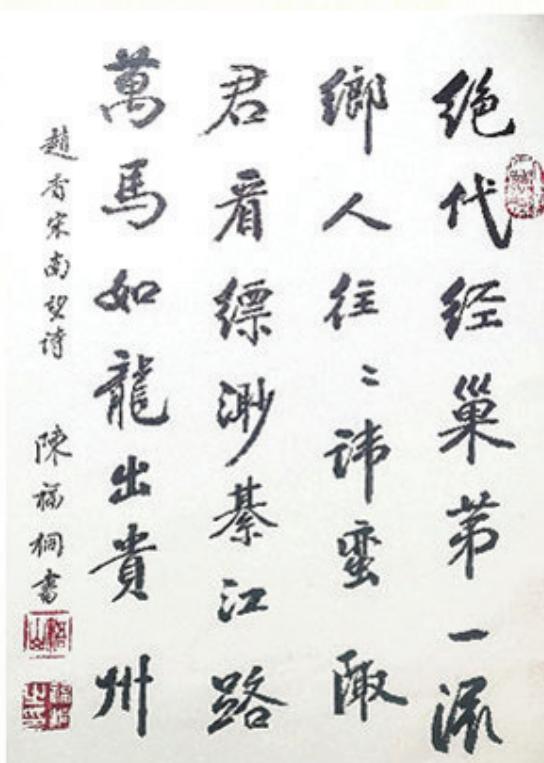
■ 龙先绪 文/图

本文说的郑莫黎,是指晚清黔北遵义的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。郑珍,字子尹,号柴翁,别号巢经巢主;莫友芝,字子偲,号邵亭。他俩是著名的学者、诗人,享有“西南硕儒”之誉,世称“郑莫”。黎庶昌,字莼斋,别署黔男子,是著名的外交家、政治家、散文家,官至川东道道员。

赵熙,四川荣县人,字尧生,别号香宋,光绪十八年(1892年)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转监察御史,有直声。民国后,退居荣县,修志讲学外,唯以读书吟咏为事。在清末即以诗鸣海内,陈衍比之唐代名家岑参,共存诗三千五百首。

光绪十九年(1893年),赵熙应重庆知府王遵义之请,前往主持府考,得识川东道道员黎庶昌。六月初二日拜望黎庶昌,二十二日受赠黎庶昌自己编著的《续古文辞类纂》及郑珍《巢经巢诗钞》各一部。十月初三日,赵熙读《巢经巢诗钞》记为:“深服其朴,不朴不坚,又微嫌其学之易见也。”
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赵熙入京应殿试,列一等十八名,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。时中日战起,赵熙忧愤万端,秋未返川,暂不回京复职。二月初六日过重庆时拜望黎庶昌,次日黎为其书横幅一幅,赠予《续古文辞类纂》一部、《拙尊园文集》一部,郑珍《巢经巢诗钞》一部、《巢经巢文集》一部、《郑学录》一部。十二日,赵熙记:“晴,福临怡招饮,同仲弟、孝怀及尹主之、尹勉堂、邓云笠。赠汝修黎选《古文》一部,《巢经巢诗集》一部,《拙尊园文稿》一部。”向友人推荐郑黎著作。十四日,饶亮甫先生招饮,赠画数页,赵熙认为其中有“貌郑子尹先生相一幅”。四月二十五日记:“跋郑先生像一首”,此诗已逸。五月十二日记“阅《巢经巢集》。”五月二十八日记:“偶阅黎观察论读书须择要,如老、庄、荀、周、程、张、朱,子之要也。两司马、班氏,史之要也。《文选》、《韩、欧阳,集之要也。》”六月十一日记:“诵宛老所选《古文》,中亦有龚定庵,称其文元微。”但他认为:“龚人品甚舛,而文笔甚横绝,然几邻于破碎。”七月初四日记:“午后读《巢经巢诗》,为之三叹焉。”十六日记:“晚谒乔师论《巢经巢文》。”十八日记:“论黎莼斋所撰《续古文辞类纂》。忆昨夜梦黎聘主东川讲



陈福桐书赵熙《南望》

老、黎班生,班生乃莼公哲也。”

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升任国史馆纂修,三月初四日记:“检书,阅周桐野、郑子尹、莫邵亭诗。”

1910年春,赵熙擢江西监察御史,从政之暇,与陈衍等创诗社,社员有南名士数十人。赵熙作《为通伯题册》八首。其六云:“乾嘉南士争名胜,家学靖岐起百蛮。苦向黎侯求郑志,令人神往不其山。”按,不其山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西北部,三标山之西,据已故近代考古学家王献唐考证,原始社会末期周围曾有“不族”和“其族”部落聚居,山名由此演化而来。

东汉经学家郑玄曾在此建康成书院,完成《诗经》《尚书》注解。

1912年5月赵熙东游日本,归寓上海,秋末返川。至重庆写《渝州北楼》诗:

“客来山劝坐,黄叶石城秋。旧地三年住,

凭栏万古愁。新亭悲举目,清角响神州。问故思安国,黎公剩此楼。”是年,南北议和,孙中山让总统位于袁世凯。袁邀请流亡日本之梁启超回国参政,梁函商周善培以告。赵熙因于五月与周东渡,极力劝阻,辩说终日夜,梁自信非袁所能制,康有为亦赞其行。后梁果受袁欺。因此他回归至重庆,感到国事蜩螗,不禁怀念起原川东道道员黎庶昌来了。

1929年,赵熙任荣县文学舍舍长,县人刘念亲(字著存)将赴任川东道尹。他写《送刘道尹》诗:“东风芝盖落花飞,山气新晴朗绣衣。旧制六城专鼓角,诗人二月肃骖騑。行厨櫻笋加餐愿,雅化姚黎入梦微。为政风流巴字水,潘安随笔报春晖。”按,姚黎,谓桐城姚鼐,编著有《古文辞类纂》;黎为遵义黎庶昌,官川东道道员,有《续古文辞类纂》,乃继姚之编。

1934年春,赵熙辞荣县文学舍舍长职,秋初游峨眉,九月避川乱,去重庆、宜昌。是年写有《为志韬书扇》诗:“唐代双符小玉鱼,流传今日榜山居。是曾藏得黎侯篆,应贮龙威秘书本。”此扇曾为黎庶昌收藏,后归志韬所获。又有《郑子尹先生画》诗:“经巢画笔世间稀,子午山堂草带肥。闻说水光红酒洒,鹭丝从不向城飞。”关于郑珍之画,其子郑知同说:“画宗思白(董其昌),间摹文沈(文徵明、沈周)。尝曰:‘此于学问中特技艺耳,亦不可不善。’”郑珍传下来的画很少,赵熙见者应是道光己亥(1839年)六月为黎兆勋所画扇面者,因郑珍题画诗有“红衣小儿溪上头,见我笑来航渡舟”句。

1936年,乐山、重庆两地门生故旧为之庆七十寿,赵熙先至乐山乌尤度重九,再沿江至重庆过生日。舟行至綦江入长江时,作《南望》诗:“绝代经巢第一流,乡人往往讳蛮陬。君看碧涌綦江路,万山如龙出贵州。”成都大学白敦仁教授说:“此吾蜀先辈诗人赵香宋先生《南望》诗也。”

先生于诗持论甚严,平生批校八代、三唐以来诸名家、大家以至近人诗集无虑数百种,并鞭辟入微,不轻许予。”其评与郑子尹同时著名诗人何绍基《东洲草堂集》云:“道州才甚高,而不离乡气”,并指出其“轻于持论”的缺点(见手批本)。而于《巢经》一集,则断然以“第一流”许之。我们知道,梁启超尝从香宋先生学诗,先生即以《巢经》一集相赠。则其推重郑诗,许以“绝代第一”,非偶然兴到之语可知。

1937年3月赵熙由重庆返回荣县。正月时,适任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的友人曹经沅(字纊蘅)也在重庆,相与以诗唱和,如《和纊蘅元日诗韵》,又有《三数日微雨,昨夜大雨,人心一快,再和》诗:“词笔无能重美成(近日制词皆不佳),荒年旧畿应哀平。黔中风雨知春好,白著江淮较蜀轻。对酒远思横槊气,穿花新听卖场声。归心不耐轮生角,为访藏书项子京(乞访经巢所著)。”他希望曹经沅在贵州访寻郑珍遗著,曹经沅不负友人所望,约请凌易安、陈恒安、赵恺搜寻郑著,编成《巢经巢全集》于1940年出版,并作有《题郑珍画像》诗:

“服公虽久拜公迟,画里依稀见秀眉。春海名高殊奥博,雪鸿才美逊雄奇(明贵阳谢君采先生三秀著《雪鸿堂诗集》)。西南直以经师重,文献宁能故里私(予商榷安汇报公书画遗墨乞涵芬楼精印行世)。子午山前梅满谷,下车尚拟及花期(先生先在遵义子午山,种梅甚多,诗中数及之,予既属邑宰修葺先生墓庐,将于明春行县,抒道往谒)。”他还拟刊莫友芝、黎庶昌《全集》,因故未果。

1944年赵熙乡居,他在东川书院时的学生彭泽久的诗弟子——贵州金奉筑来访,时正值日军进逼独山、峡口。他作《金奉筑见访乡舍二首》,其二云:“久旱君如带雨来,乡庭深负一樽开。快谈却秉诗书气,讲学能钦郑莫才。野烧有山知地广,峡门何日脱兵灾。太平访旧铜梁郭,更出庄书考玉杯。”再次提到郑珍、莫友芝。

赵熙自1893年与黎庶昌在重庆东川道见识后,便成为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三先生的知己。他对郑莫黎的人品学问、道德文章推崇备至,瓣香一世,甚为难得。

(来源:贵州政协报)